

新写作

NEWWRITING



因爱之名 In The Name Of Love

张悦然 / 主编

这是石头也该要开花的时候，

忧患也该有心跳。

是时间成为时间的时候。

——保罗·策兰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鲤·因爱之名 / 张悦然等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99-3291-0

I. 鲤…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0184 号

鲤·因爱之名

著 者: 张悦然等

责任编辑: 于奎潮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20 毫米×1280 毫米 1/16

字 数: 231 千字

印 张: 13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291-0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

楔 子

/ editor's note

卷首语.....张悦然.....003

1

态 度

/ attitude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鲤编辑部.....004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整理,鲤编辑部.....012

他说, 你们的痛苦是芝麻.....Amy.....020

生在我到来之前.....刘琪鹏.....024

地球太压抑了.....张 丛.....027

你一定会很寂寞.....Nior.....031

令所有沉没的人.....黄小幻.....035

高中学生的材料归档.....熊小默.....039

3 爸爸失散的叔叔们.....周嘉宁.....043

3

镜 子

/ mirror

亲密如隔世.....Gregory Crewdson.....054

4

沙龙 / salon

- 再见，我们的少年偶像.....鲤编辑部.....062
伤痕图腾.....Waits.....067
女孩去哪里.....丽 劲.....070
少年情事老来悲.....小 米.....075
我是怎么替自己先锋派文学迷身份洗底的.....sweetii.....083
我绝对喜欢余华.....小 饭.....088
跳入被称为父亲的河流.....刘 嘉.....092
那个少女教会我们的事.....李海洋.....095
香椿树街的惨绿少年.....李大麦.....099

5

小电影 / photos

- 雾中肖像.....摄影.木 格 / 文字.ryan.....103

6

星 相 / horoscope

- 普拉斯：没有父亲的天空，一泓黑水.....女祭司.....112

7

散 文 / essay

- 父 亲.....张悦然.....122

8

小 说 / story

- 寂寞是让人喜极而泣的事.....贾瑞雪.....126
时光，请等一等.....张怡微.....130
脑子里的猫（外一篇）.....张惠菁.....143
人字旁.....默 音.....148
稀 薄.....周嘉宁.....172
我妈妈的悲伤（节选自《爱的历史》）.....文.妮可·克劳斯 / 译.杨蔚昀.....181
书中之书（评《爱的历史》）.....文.Janet Maslin / 译.btr.....203

附 录：鲤·问卷调查.....206

卷首语

这是一本让人难过的书。当然《鲤》书系之前所选的主题——孤独，嫉妒，谎言，都是探向内心最阴冷的角落。但与这期相比，还是显得轻松一些。那些角落之所以阴冷，是因为它们被隐藏着。所以我们做这些主题，我们探讨，我们承认，我们分享，这些都是疗治，是让光线照进黑暗里。但这一次，我们丝毫没有把握，这些探讨是否有效。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件无能为力的事。

在制作这本书的时候，无数次在文档里键入“爸爸”，“妈妈”这两个词，我变得非常想念他们。但我却不那么想回家。因为我在想念的，不是现在的他们，而是很久以前的。很久以前，久到我还是个不记事的孩子，久到我根本不存在。我脑子里都是一本黑白相册，锯齿边沿的照片，覆了一层朦胧的牛油纸，上面的他们，都还是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流露出渴望。但他们非常陌生，既不像现在的父母，亦不像我们。这些孩子被永远封存在牛油纸底下，夹合在历史书页里，像脆弱的昆虫标本，始终保持着飞翔的姿势。但飞翔，不过是个梦罢了。早夭的翅膀根本载不动几缕的风。

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会说，妈妈小时候经历的事可多呢，等你长大了，可以把它们写下来。彼时她只是拿着我获得高分的作文本，随口感慨一下。她没有想过我会写作，甚或她根本不不要我这样做。但我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比其他表姐妹，更需要把这些陈年的故事听仔细。我知道我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哪怕没有人看。世代流传，这句话，我总会冷不丁地念出来。每次我念出它的时候，都觉得世界变得近了一些。

世代流传，并且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做了这个困难的，也可能徒劳的主题。



newwriting@vip.163.com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

文_鲤编辑部

在做这一期主题的时候，我们编辑部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谢谢参与了我们这个调查的 2000 位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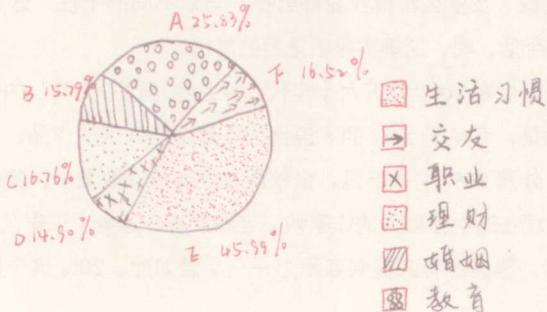
他们的出生年代从 1976 年到 1996 年，主要集中于 1982 年到 1988 年，有 62% 的人是独生子女。父母大多经历过“文革”，但是在恢复高考以后，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参加了高考，有 50% 左右的父亲和 35% 左右的母亲有专科以上的学历。他们大部分很少谈起“文革”，61% 的父母，只有在被问起的时候才会说，又有 7% 的父母回避谈论这个问题。尽管有这样一个比例的存在，25% 的人觉得“文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父母，却也依然有 27% 的人觉得“文革”对父母的影响一点也不大。

有个附在后面的回答很好玩：“妈妈小时候的课本，第一页就是‘开国大典’的相片，有天，她看到‘毛主席’的脸上有一点污渍，于是拿橡皮去擦，结果把头给擦掉了……她被吓哭了，姥姥看到后，直接把那页撕了，烧掉……真不敢想象。我们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几乎每个都在小学或初中时，随意在历史书上涂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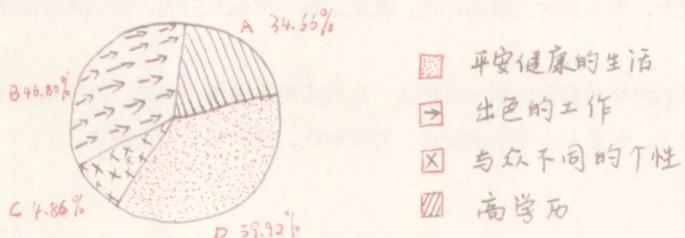
在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方面，集中体现在生活习惯方面，45% 的人选择了这一项，其次有 25% 的人选择了教育。当然还有很多人补充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比如说父母一代理想的缺失，以及时代所赋予的差异等等。也有一个答案说：“没有冲突，因为我的隐藏和谎言。”

大概由于人生观的冲突存在，父母对于我们所寄予的希望，只有少于 5% 的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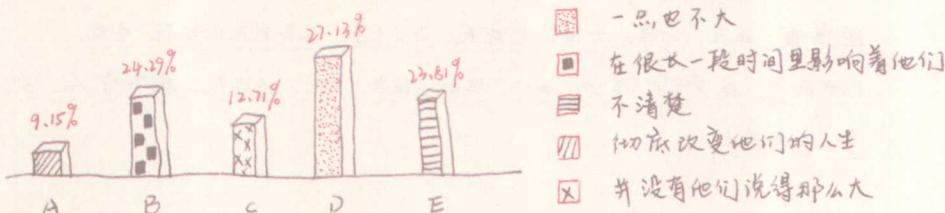
1. 你与父母之间最大的冲突在哪些方面？(多选)



2. 你的父母从哪些方面寄予你最大的希望？(多选)



3. 你认为文革对你父母的影响大么？(单选)



择了与众不同的个性，独特性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如此重要，而父母很少会谈起，有一个答案补充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选择“与众不同的个性”这一项。60% 的选择是平安健康的生活，嗯，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关于那些出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且经历过“文革”的作家们，比较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有多于 20% 的人说他们不看这些作家的作品，从来不看，并且不了解。而在另外那 80% 的人群里，余秋雨被提到的次数最多，其余还有巴金、鲁迅这些并没有出现在这次主题里的作家们。当然余华、苏童、王安忆、史铁生、王朔等也被反复提起，零星还有人提到张承志——尽管如此，20% 这个数字依然让我们感到有点难过。

有人在调查里附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父母有他们的局限，但我们何尝不是。试图去谈‘文革’这个话题，我有一种先天性症状的反感，因为无论是我们的愤怒与叹息，或者试图意义上的客观都不能捕捉到它的真实气味、真实的历史的气味。而这一切都可能陷入一种空泛与空洞中。举我们父母的例子来说，无论如何生活是变好了，但生活的压力更宏大，而他们对苦难的记忆，基本上是一种无自觉的，他们关注的更是自身。”

我们想从上面的那些数据里看到一点现实，这现实更多是关于现在，而不是关于历史。历史已经过去，但是对于我们的父母，对于时代，我们依然有话想说。

用哪些词语来描述他们

爱我、无条件爱我、平庸、盲目、过度保护、温暖、内敛、沉默、无私、
不揣梦想、没有企盼、没有责任感、克制、脆弱、小角色、市侩、固执、木讷、
距离感、正直、幼稚、头顶的整个天、与世无争、春蚕到死丝方尽、生疏、
很少流泪、我爱的、节约、孤独、胆小、吝啬、限制、坏脾气、息事宁人、大、
伞、无所不在



他们曾经天真，我们已被催熟

哪怕是断断续续，哪怕是半遮半掩，哪怕父母们更愿意让那个时代烂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还是多少都听他们描述过那个时代。他们说红卫兵冲进了隔壁邻居家的屋子，于是他们把门关拢起来不再出声，他们去牛棚探望老师，看到老师正被打驼了背，握着扫帚背对着他们扫地。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我们都是被时代耽搁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想，他们都是旁观者，他们都是无辜、迷惘的人民大众，他们是被耽搁，被影响，被错误引导的受害者，他们全部都是那么的清白，可是那些在影像和资料中出现的红卫兵，又是谁呢？现在再不会有人站出来责备他们，错误最终被指向了“四人帮”，而“四人帮”粉碎的那天，万人空巷。他们始终只是时代的追随者，又被时代的车轮滚滚碾过，并且到了最后把这一切解释为年轻时候的天真无知。

是因为这样的天真无知携带了太多的残酷，暴力，恶，所以他们才不再向我们提起吗？就好像那段时间应该要被略过，应该被埋起来烂掉，应该从此闪烁其词，唯恐被挖掘太深，唯恐被从受害者的队伍里拖出来，重新去面对，反省。对，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反省过，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应该要天真的，但是他们，因为天真，而过早触碰到了残酷，于是现在，他们不会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拥有天真。80后是被催熟的一代，就像所有被催熟的果实一样，我们的果肉和汁水里，缺乏与天地、与岁月相连的甘甜，却有一种被“附身”的麻木和僵硬。我们与父母一样，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只不过他们反抗的是时代，他们讥讽，抱怨，抗议时代对他们的不公平。而我们的反抗却直接地指向他们，80后被定义为是拒绝长大，并且逃避责任的一代人。现在想起来，在童年里的每一天，我们被书本，电视，老师，父母要求着，必须要成为一个听话，守纪律的大人，并且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变成一个听话的大人，为什么我们要去承担他们在少年时不曾承担的责任。



他们已有足够的恐惧，我们需要更多的爱

我们这代人，每个人，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听话。做一个好孩子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听话，不听话的后果是很惨的，任何的违背都是行不通的，都会受到惩罚。他们甚至会因为一次无关痛痒的谎话，而痛心疾首地说：你再这样下去，是要被送进工读学校去的，是要被送进少管所去的！

他们从来不曾对我们解释，这个世界的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只是把一切都往最严重的方向去说，而我们就这样没有道理的规则里长大，渐渐地学会不去问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也并不知道规则是怎么样的，他们只是要预防最最坏的后果发生，因为他们或许曾经目睹或者参与过太多的后果。

我们当然应该知道感恩，父母是为了我们好，他们有着太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

太丰富的过往记忆，以至于他们无法描述，唯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听话。

我们到底要听谁的话？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听话？这些他们是不能告诉我们的，他们只是太想要保护我们，太希望我们安全，所以我们最好温顺如羔羊，紧跟着牧羊人的步伐，一步也不离群。

但是他们真的把安全给了我们吗？安全是来自于爱，而不是怕。可是我们从他们那儿看到的，明明只有太多的恐惧。

他们怕的东西太多了，他们怕混乱的时代再来一遍。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不再有信任，也不再有安全感，他们担心我们涉及政治，他们警告我们不许随便发言，不许质疑，不许提出问题，没有问题的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他们已经不会再做那只出头鸟，他们也不许我们任何形式上的出头鸟，他们自己都是普通人了，他们希望我们全部都做与他们一样的普通人。

他们也害怕被时代抛弃，害怕改变，因为任何改变都让他们担心失去现在拥有的那一点点现实。他们就是这样紧紧地抓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其中一些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因为他们只看到现在，而无法留待明天。“明天是新的一天”，这句话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是一句鼓舞人心的话，让人充满了期望与幻想，但是这样的话却让我们的父母感到极大的不安和恐惧。因为在经历了坎坷的大半生以后，在经历了下岗，下海，股票，房子突然涨价……各种对他们的人生造成影响的变革，他们只想停下来，歇一歇，世界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可能变得更新了；或者说，就算是再新，再新，对他们来说，也已经是毫无意义了。

他们的伤痕，我们能治愈吗

有一个叫《死亡实验》的电影，讲一次科学实验，找了二十个普通人，随机分成两个组，八个狱卒和十二个囚犯，来模拟一周的监狱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嬉笑玩闹，后来狱卒开始使用权力维持秩序，随后就发展为滥用权力，私刑，发泄个人情绪，最后他们把组织实验的科学家也杀了。

这个电影根据广为人知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改编，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lip Zimbardo)在1971年组织的社会实验。它最终给志愿参加

实验的学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心理影响，并且因为场面失控的缘故，不得不在第六日的时候就叫停。很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把它拍成电影的却是德国人。同样发生在美国六七十年代的著名的真人教育实验 Ron Jones 实验，也被德国人拍成了电影《浪潮》。在这个课堂实验中，教师 Ron Jones 让学生模拟一个极权政治的社会，由他本人当独裁领袖。最后也是发生了场面失控，学生完全被煽动起来的情况。德国人喜欢改编这些社会事件，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中有一股“反思”的思潮吧。

我们也会问自己，到底人是有多容易被环境所影响，人性的恶又是有多容易就泄露了出来，即使是在有了父母这一代人的前车之鉴以后，我们也怀疑，到底我们有多大的坚持，能够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在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大概总是多少会碰到过一个这样的老师，他跟我们的父母一般年纪，甚至还比他们更年轻，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对这个世界很不满似的，也对他所有的学生不满，他相信没有一个孩子是自觉听话的，于是他鼓励同学们互相揭发。于是我们被叫到了办公室里，笔直地站在他的办公桌边上，被逼问着，我们最好最好的那个朋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没有犯过错误。他强调着，哪怕是最最小的错误，也要告诉他。于是我们开始犹豫，到底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出卖好朋友的话，我们自己就会得到暂时的安全，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安全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在办公室里反复地想，其实根本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我们的立场又是在哪里。

不过在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想，那个大家都碰到过的老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那个时代遗留给他们的伤痕，他们曾经彼此揭发，反目成仇，划清界线，越战越勇，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这对与不对的问题，反正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的，没有对和错，更没有反省。我们希望之后的孩子，在他们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不再遇见这样的老师，但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希望会不会真的彻底实现，恶在产生之后，或许就会代代蔓延。

这个问题有点令人害怕，如果真的站在某种强大并且具有煽动性的力量前，我们仍然可能被诱导，并且释放自己身上的恶。有多少曾经站在老师办公桌前的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地说：我们的好朋友没有做任何错事。这个伤痕，我们并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去治愈，因为治愈，需要过分巨大的爱与希望，以及很多很多的时间。

他们会有多孤独，我们会有多难过

现在每每想起父母，早就不是“畏惧”，“亲密”，“抗拒”，“爱”这些词语了吧，更多的时候一定是“难过”。比如有一天突然收到母亲发过来的短消息说：唉，马上就要退休了，心里还真是感到有些失落。于是我们的心脏便立刻就抽搐了一下。

小的时候我们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的童年，因为那热闹，争吵，手足之情，现在我们依然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们的家庭，因为至少这样的家庭，会比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的家庭更热闹些，哪怕是像《饮食男女》里这样的也是好的啊，我们的父母连准备一桌子菜等所有的小孩们回家吃饭的机会都没有，在他们赶上无数政策的人生中，他们恰巧也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他们现在一定也已经意识到，在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跌宕之后，到了歇一歇的时候，却也同时迎来了孤独。

有时候多希望我们也能够做些弥补，这种弥补并不是多回家看望他们，多给他们打打电话，多吃吃他们做的家常菜，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弥补完全是不够的，完全是假的。可是更多的，我们却做不了，我们没有办法使时间倒流，没有办法在母亲年轻的时候陪她一起逛街，与她讨论衣服搭配，香水口红，他们那时候都还穿着一样颜色的确良衬衫。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他们的事情太多了，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所经历的青春，以及时代中，最精彩的东西告诉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只是听过就算了，他们无法再经历一次了，属于他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当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多的陪伴，可以给他们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保证，可以像过去他们哄我们般，哄他们。但是令人难过的是，他们的心永远都是失落的，因为他们总是处于那个被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时代中，他们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他们来说，能够让他们得到安慰的，只有时光倒流，而如今，不但这一切不可能实现，他们还需要去面对接下来，难以想象的，漫长的，孤独岁月。

我们想靠得他们更紧一些——以不管怎么样的方式，我们想站在他们的身边，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孝心，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以及我们想给与他们的爱与支持，我们知道，亲密对于渐渐老去的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这一席话，不管是谴责也罢，怨怼也罢，它归根结底，是一次我们希望跨越巨大的沟壑，贴近他们的努力。

/// 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依然会讲起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虽然我们或许根本就忘记了他们曾经也与我们一样，年少，迷惘，因为从我们出生的时候起，他们仿佛就已经是那样的大人了。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整理_鲤编辑部

丁丽洁 出版社编辑

陈家渡 27 号门前的小巷，我的父亲从这里走出去，抱着他的课本，走下几个台阶，去到不远处的小学念书。那所小学是由一座破败的寺庙改建的，尽管简陋，却也有课间餐提供。每天上午两节课后，父亲用搪瓷杯子盛来课间餐的豆浆，小跑着送回家来给他的奶奶，然后再回去继续念书。我父亲三年级的时候拥有了他人生中第一双回力牌球鞋，十分的结实，他很喜欢。比起夏天光脚跑在这条小巷子里要欢呼雀跃得多。在此之前的夏天，他们兄弟好几个人都只能光脚在门口撒野。穿了一个春天的鞋子，光脚触地的时候，是非常疼痛难以继续的，并且有突然暴露的微微羞耻。于是他们就把脚丫子在地上来回蹭上几下，便一溜烟地跑开了。

陈家渡 27 号的老房子里有一间幽暗的堂屋。每年暑假，返校的早晨，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就会趴在那张乌黑油腻的八仙桌上飞快地补着暑假作业。桌子中间放着一锅泡饭，并放在一脸盆水里。他们少年时代的夏天总是这样匆忙而欢腾。在傍晚时分，家家户户把竹床搬出来乘风凉。他们把竹床首尾连接起来，像表演武侠里的轻功一样在上面追逐打闹。时常跑着跑着，某家的竹床就坍塌了，以沉闷的响声宣告一个夜晚狂欢的结束。

周嘉宁 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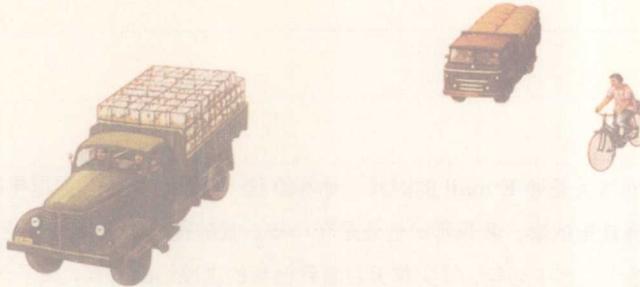
前段时间与爸爸通 E-mail 的时候，他写给我一段话，关于很早很早以前发生在我们家弄堂里的事，我想那时他还是个小孩。我的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现在是个文艺中老年，其实那天我看到他写的这段话的时候，哭了一会儿，他是这样写的：

“我小时候一直和外婆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对面三楼有一家人，一个白发的老太太和两个女儿。老太太每个星期天要去做礼拜，听说是礼拜堂唱诗班的。我去三楼晒台晾东西，总看到她坐在摇椅里静静地看书，腿上总是盖一条毛毯，很少看到她出门。她的两个女儿听说都在音乐学院，一个是弹钢琴的，一个是拉小提琴的，我住在亭子间里经常能听到钢琴和小提琴的合奏，真是太好听了，大概是巴赫的音乐吧。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好听的琴声中断了，我知道那个时候巴赫的音乐是不能听的。弄堂里有一阵子气氛很紧张，说要开始抄家了，说来抄家的人都很凶，要砸东西的，要用皮带抽人的，还要挖出藏在地下的金砖。我心里想老太太家不要抄呀，来的话肯定会把钢琴和小提琴砸了，将来就没有好听的音乐了。

“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的半夜对面三楼动静很大，灯开得很亮，亮得有点吓人。接下来是老太太很凄惨的叫声，造反派的吼声，我想这种叫声整条弄堂都能听到，我还听到那两个女儿嘤嘤的哭声。后来一直持续到天亮。第二天半夜，我又被吵醒，是对过三楼的敲门声，很猛烈的，还有叫骂声。我朝上看，对过没有开灯，我看到一条白带从窗口垂了下来，很长的，是用被单布撕开再连接起来的，叫我惊骇的是白发老太太竟从窗口爬了出来，死死地抓住带子朝下移动，我看不下去，心想主会保佑老太太的。

“几天后在小菜场听几个阿婆说，老太太家给封了，抄出了许多东西，老太太也消失了。”



李鸣燕 留学生

有天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说起了每个人的儿时理想。爸爸说，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顶顶羡慕的是什么人，是邮递员！

那时刚刚学会了骑自行车，每天就盼望能骑着辆车在外面到处兜风。可那个时候家里哪能买得起一辆车呀，三个兄弟个个嘴上不说，可一看到邻居家门口放的那辆 28 大自行车，就忍不住在附近转来转去。于是我想，要是能当上邮递员，就可以每天骑车送报纸，工作时间就是骑车骑车，这简直是天下最好的工作了。我和妈妈都笑得钻到了桌子底下。然后我问妈妈，那你呢？你小时候想干什么？妈妈想了很久，说，好像根本也没想过，只是觉得，要是能有一台缝纫机，让我每天踩踩，做几件衣服，就不错了。大概过了十年之后，爸爸终于买了他人生第一辆自行车；而妈妈，用她的缝纫机，给我做了所有我童年时代和长大以后依然能记起来的好看衣服。

葛希 学生



妈妈有好多个兄弟姐妹，他们小的时候住在虹口区四川路的老房子里面，四个女孩挤在亭子间睡上下铺，舅舅作为唯一的男孩睡在外公外婆的房间里。那时候那么多孩子的家庭都过得不宽裕，所以他们晚上洗脸的时候，只用一个脸盆的水，舅舅第一个洗，然后轮到妈妈经常是最后一个了，妈妈说那水上都已经浮满灰白色的泡沫，而在她洗完以后，这水还不是就这样倒掉的，他们还要用它来冲马桶。所以在妈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出嫁，可以用干净的水洗脸。

Rah 上海小青年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在崇明岛学农。学农的时候很无聊，但是他又有很多荷尔蒙需要释放怎么办？我猜测，打飞机他肯定是打了不少了。但是他有一件我妈妈并不知道的小秘密，就是他小青年时候的恋爱史。

他在去崇明的路上认识了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姓沈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比他大了一岁，长得很标致，我估计是发育得比较早吧。我爸爸就一下两下把人家的地址要过来了，要跟人家做笔友什么的。

大概我爸爸那个时候的字写得比较好看吧，后来人家小姑娘和他写了好多时候的信，后来有一天，我爸爸实在忍不住，他觉得想要去那个小姑娘所在的农场